导　　言

这是一本对叙事心理治疗这个尚在形成的理论和实践领域进行初步探索的著作。目前，叙事心理治疗还没有一个得到学术界公认的定义。而且，任何一种试图将它限定在某种概念框架下的做法都可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任何一种定义都会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定义所试图涵盖的领域包含着太多的例外。只要有一个不能解释的例外情形,定义的边界也就被突破了,原先的限定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意义。所以,我们在本书中尽量避免在定义上绕圈子,玩文字游戏。本书致力于对当前国内外有关叙事心理学和叙事治疗的主要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力图清晰地呈现这个领域基本的发展趋势,提出主要的论争问题,讨论若干可能的视角分歧和对策出路。

叙事的精神本来就是要避免理论评判的武断性，甚至试图以叙事来代替理论体系的架构。因此，避开定义似乎是很自然的,也是言之成理的。随着本书内容的展开,我们可以发现，叙事心理学的研究和叙事心理治疗的实践探索，其实不是在构建概念化的知识体系，而是致力于一个基本隐喻(metaphor) 的不断呈现。这就如同绘画创作，画家本人确实‘ 知道 ’自己在画什么,但是却不能明白无误地用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念说出自己要画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东西 ”。画家有一个大致明确的方向,有一种朦胧的感受,甚至清楚地看到了心目中景象的种种细节，但是只有等到他画出了那一个特定的景象的具体样子,他才会大叫一声‘ 就是它 !”这里涉及到的是对象化知识的局限性问题，也涉及现象学还原的视角和方法问题。在日常的经验世界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一切事物都看做完全孤立的、外在的、似乎经久不变的客体,习惯了见物不见人的‘ 看 ”法,而几乎忘记了是我们自己在观看。观看者必然是存在着的,所以我们不仅要问 ‘我观看的是什么东西？而且要问：我是在采取怎样的一种 “ 看 ” 法？也就是说,观看的人是否有意识主体的自觉,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现象学取向的心理学致力于经验之所以可能的根本依据，或者说知识的自明性问题。在叙事心理学和叙事心理治疗的研究中，现象学的视角是不可缺少的。自我观照,或者说意识的自我返身性,是贯通本书的一条重要线索。

这本书集中讨论的，是心理治疗领域的 “ 叙事 ” 思潮。这种新的思潮并不局限于心理治疗领域，但是因为我们要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看,所以界定为‘ 叙事心理治疗 ”。具体一点说,本书要讲述叙事心理治疗的理念,叙事心理治疗的一般过程及特征，还要涉及心理治疗的价值评判。我们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是要说明为什么叙事心理治疗和咨询会对人的心理生活的改善有更好的帮助，说明在具体操作上已经做出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还要反思这种治疗取向在理论上存在的困境，以及存在的理论和实践的各种问题以及可能的出路问题。

叙事的思潮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不同的名称又各有不同的侧重和含义,比如可以叫做叙事化运动、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语言学转向、后结构主义、社会建构论、诠释学等等。这些称谓的差异并非严格的学派式的区分，它们看问题的角度实际上有很多相通之处，称谓的差别主要来自学者研究背景和学术渊源的不同。我们在这里试图综合各家学说中关于叙事的基本思路，集中讨论叙事取向的心理治疗。更确切地说，我们倾向于把叙事治疗看成是一种虽然内容广泛但是相对清晰的文化实践，而把有关思想和理念的具体分辨和论争置于这个大背景之下来综合考察。

叙事心理治疗最鲜明的一个特征是重视语言对于心理的重要作用。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传达心理内容的一种工具。但在当代很多学者看来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假设有一个客观独立的心理实体存在。假定这个客观的心理实体存在，那么它的本体是什么？西方心理学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定论。我们考察对这个问题的各种解答,可以粗略地分为三大类型,这三大类型又可以对应着三个时代 神话时代、科学时代和叙事时代。在神话时代，人们认为心理活动是外力作用的表现。我们人类是众神的玩偶。人的心理体验的意义来自对神明的信仰。在科学时代,人们认为心理活动只是一种附带的现象,心理现象只是一种副现象，精神作用只是肉体的附庸。心理是身体内部的生理、化学、神经、生物电等变化的结果,集中体现在大脑细胞和网络的状态变化。也可以说，我们人类的心理体验主要是大脑的神经传导所决定的，不存在什么深度意义。在叙事时代,人被看做事物的‘ 诠释者 ”——永无休止

地赋予自己的心理体验以各种各样的意义。任何一种心理体验本身已经包含了诠释，似乎没有意义的体验就不曾存在过。对心理体验的诠释不是孤立的行为。在横向上需要有其他人的参与，在纵向上需要有时间的延续。一个人是不能做诠释的。意义建构从来就不是个人的行为。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社会关系中其他人的参与,个人的心理世界将无法想象。在叙事时代,人们认为任何心理体验都是有意义的，有的体验的意义可能是未知的,而‘未知’也是一种意义。它可能意味着新奇,也可能意味着危机，最终取决于产生这种体验的人对过去心理体验的解释，和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心理体验的意义的预期。这样，对某种心理体验的诠释就被融合到一个先后相续的故事之中。人的心理也就成了一个个与时间进展相互推动的故事。不同的故事主题相互纠缠，个人的故事和社会文化的故事彼此纠缠，从而使人的心理成为一张叙事化的意义之网。而编织这张网络的不是别的，恰恰是语言。极端地说,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是因为他们学会了语言。一种心理体验之所以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是因为有一个词可以表达它。整个心理世界可以说就是一个语词的世界。语言在人的心理生成的过程中具备了一种神奇的创造力量。所以拉康说“: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

叙事时代的这种立场实际上是对神话时代和科学时代的颠覆。因为从这个视角来看，神话时代的信仰和科学时代的真理都是语言行动(language act)的结果。或者说神明和真理都是语言创造的,都是社会文化的建构,而不是物质实体的实有。神明和真理的意义都是有条件的，是社会历

史文化的产物，是人类通过语言对心理体验进行诠释的结果。诠释的立场和视角变了，神明和真理就会相应改变。从这个立场看，永恒不变的客观存在只是一个心理的假象，唯一而绝对的真理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因此人类要做的就是去识破这个骗局，揭示这个假象。具体在心理治疗中，人的自我故事是个人在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语言活动的结果，并非孤立自在的客观实体。假若个人有所谓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和个人就不是同一件事。问题是社会文化中语言行动建构出来的，而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故事来取代含有问题的故事。这样就出现一个悖论式的课题：这个选择者是谁？是否个人本身一样也是语言建构出来的呢？如果回答是，那么他何以能够自由地选择某一种诠释的方向 如果回答否,那么诠释活动的可能性边界应该划定在什么地方？如果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那么语言又是由谁来建构的呢？

这是张扬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思潮必须面对的困境，也是叙事心理治疗必须解决的难题。社会建构主义者规劝人们融入社会话语的洪流，去感受漂浮在海上的自由。叙事治疗家让人按照希望出现的新颖故事，重新编排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而不必思考他们所盼望的那种故事从何而来。存在主义者主张让人栖居在诗意的创造过程之中。人类究竟何去何从，似乎是一个无法完全说清楚的大话题。我们自然不敢自诩能说清楚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传统的智慧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比如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时,似乎倾向于建构主义,但是说‘名可名,非常名’的时候,却又自扫门庭,并且多次强调‘名’之外还有某个存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知如何指称“强为之名”,叫它大道,又觉得不保险,所以反复改名,叫做‘朴’‘夷’‘希’‘微’等等,并且说‘道常无名。’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智慧中汲取营养,期望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所助益。所以我们在探讨叙事治疗的局限和出路问题时，会考虑到中国古典的心性学说与西方现代和当代心理学不同的视角。

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尽量翔实地引用叙事心理治疗研究的文献。绝大多数资料来自这个领域中主要理论家的英文原著。这样可以帮助读者较为切近地理解叙事心理治疗的原初语境。当然,由于东西方必然存在的文化差异,以及我们自己的主观倾向和整合资料的透彻程度可能存在的偏差,我们不敢说完全传达了作者的本真意思。况且,对于任何文本的诠释,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说哪一种诠释是‘最终的真相’。在诠释过程中出现误读可能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在引用原始文献进行讨论阐发的时候,注重做到出处来源准确、意义概括有根据,所以即使出现了误读,读者也可以按图索骥,找到核查、修正的线索。我们特别注意在心理治疗的专业背景中来讨论各种哲学的、心理学的、语言学的理论命题,以便于在心理治疗中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实际的临床验证。

本书在成文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去避免体系建构和理论说教。我们认为叙事心理治疗如果做成了格式化的知识体系和操作程序,让人拿去作为工具来‘应用’,可能会限制它的潜在价值。叙事心理治疗的实际价值可能不在于给心理咨询师提供一个新的服务品牌，而是在于激发心理咨询师对心理治疗和咨询的深度思考。从本体论的层面来重新审

视人的生活目的和远景，从而可以对心理治疗产生新的认识,可以让自己的创造性得以发挥,也可以帮助来访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潜力。

虽然‘主体性’‘心灵’和‘潜能’这样的词,在叙事思潮中受到冷落,甚至被讥笑为同‘多动症’‘神经症’‘精神分裂症’等术语相似的‘心理主义的谬误’(fallacy of psychologism)。一些批评家认为，这些术语无非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至于这样的建构是否还有某种依据，或者说以何作为建构的基础，叙事思潮却一般避而不谈。如何理解叙事得以建构的依据,如何理解叙事的真伪或优劣,这是不能不讨论的问题。我们应该尽量注意思维的节约，避免过多的假定或预设,尤其要警惕各种各样的独断论的错误立场,但是也不能不明了自己的价值选择和生活创造的总体取向。故事总是在经验性的层面上展开，但是超验性的目标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又是无法否认的。这是叙事治疗研究的一个目的论和方法论的难题。

故事对人总是具有极大的魅力。荷马史诗、莎士比亚的戏剧、狄更斯的小说以及中国古典小说是人类精神生活最优美的表现。故事中有某种不可见、不可说的东西,一直吸引着我们去追寻，去体察，去探究。尽管故事不是“真实”,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知道童话是只有小孩子才信以为真的人为的‘创作’,可是我们情不自禁地喜爱这些虚构的创作，甚至到了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的境地。若是没有故事和童话，人的心理将是一片荒漠。生活世界也将如一潭死水。具体到每个人自己的一生,如果不是真的具有‘吾丧我’的超越的本领,我们做不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而且这样惨淡经营，是否就能够真的达到全神养生的目标呢？① 唯有能如西西弗斯一般，在意义的追寻中不断实现生命的意义，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完成生命本身应有的成就。

叙事心理治疗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叙事心理治疗不应该让人在懵懵懂懂中随着自我叙事的转换而流转,也不应该让人执著于某一个“绝对正确”的自我叙事,更不应该是让人完全否定自我叙事，回到太初的混沌状态。我们认为叙事心理治疗应该有这样的功能：她可以让人能够看到自我生活故事的生成与演变，感到自己才是生活故事的作者和主人公；让人相信自己有能力继续创作自己的故事，并且热情饱满的投入实践；让人的视野更加地宽阔，更加游刃有余地运用生活的素材，生动活泼地创作和改写；她应该能够让人有一种自信,可以成为人生的启迪,能够在人们需要的时候给与他们心身整合的力量；她应该能够让人得到“吾丧我”的能力,能够使人得到同于大通的超越体验和精神解脱的机会。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主要为了引起国内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界的同行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对于叙事治疗发展趋势的密切关注，以便作为我们工作的重要参考。

下面,我将对本书内容做一简单概括,使读者有一整体了解。

第一章在比较广阔的背景下讨论了对人类心理的各种基本理解,特别指出了心理治疗理论发展的三个“时代”神

① 《庄子·齐物论》庄子与子綦的对话,讨论了自我超越的主体性问题。

话时代、科学时代和叙事时代。这种分类虽然有一定的历时性依据,但是实际上或者说主要关注的,是我们的知识形态的划分。就是说，主要的划分是着眼于生活体验和理解问题上共时性的差别。这样看来,所谓‘ 时代 ”,更确切地说,是指‘ 知识型 ’(福柯的用语)。神话型的心理治疗视来访者的叙事为神话原型的复现；科学型的心理治疗视来访者的叙事为客观事实的描述；叙事型的心理治疗视来访者的叙事为交流过程中的建构。这一章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叙事心理治疗产生的思想史的大体背景，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照并把握叙事研究的基本语境。

第二章介绍并讨论了目前叙事心理治疗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问题,试图较为完整而准确地揭示叙事心理治疗的基本理论形态和实践特征。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包括来自心理学界、哲学界、精神病学界的学者,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并且作了有益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基本的主题。我们在本书中主要梳理了心理治疗界几位主要著作家关于问题外化、解构、支配叙事、例外、见证等主题的有关论述。这些主题大多是传统的心理治疗理论中未曾出现过的新概念,或者是已经有的旧概念又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对这些主题的新颖理解自然隐含着对心理治疗实践的全新的价值导向。

第三章是对叙事心理治疗的元理论假设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试图澄清叙事治疗的价值取向或性质定位问题,叙事治疗的伦理问题,诊断的问题,叙事治疗的原则和治疗关系、治疗的条件等等。我们在这一章要做的工作,是从元理论的视角来解读叙事治疗的本质结构，在更深的层面上达到对于叙事心理治疗的更准确的理解。

第四章讨论了叙事心理治疗广泛的社会文化的应用含义。我们发现，以后现代主义为旗帜的叙事运动其实隐含了对现代“心理治疗”专门职业的消解。具体一点说，就是叙事是对理论体系的解构，叙事治疗是对传统的“心理治疗”的解构。这里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可以说，心理治疗的目的是为了“不要治疗”。而且更进一步，叙事治疗中运用的“叙事”的基本隐喻以及它处理生活故事的方法，完全可以推广到心理治疗的情境之外，在家庭、团体、企业、学校等地方运用。这就涉及到人类一般性生活经验的叙事化问题。这个命题的含义和指向，已经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理论和心理治疗领域的狭义范畴，从而具有十分深远的社会学含义。

第五、六章是我们对全书论题的初步总结。叙事心理治疗的最根本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为当事人提供了叙事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在根本的生存论立场上打破自己与治疗专家间的界限，即消融了现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和话语的权威。大家自然会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对知识和话语权威的消解，一方面会导致个人叙事的更大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评判标准的相对性以及理解和诠释的深度意义问题。很多叙事心理治疗的研究者否认任何共同的评判标准和深度意义的存在，但是我们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表明，叙事的过程不仅仅是话语运作的结果。人类命运的限定性，人性的基本规定性，在叙事治疗的过程中可能会得到真切的体现，然而目前各种思潮对此有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解，叙事研究的进展应该对有关问题做出更深入的探讨。

我们在本书中所理解的叙事治疗，和西方当前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可能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存在基本的思路和价值取向的根本差别。文化交流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是外来品的传播和复制。中国无比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于本书作者，具有永恒不衰的吸引力和历久弥新的启发性。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己的民族命运和文化原型总是魂牵梦萦地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反应和话语实践。希望我们这本书的初步尝试，对于叙事心理治疗在我国的研究和实践产生抛砖引玉的效果。我们期望着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教，以便进一步探究叙事治疗这个新领域的未知路途。

于新生的故事……

“病人”一家人在咨询室等候。气氛很严肃,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焦急’两个字。一进门,一位女士立刻过来说：“你就是××老师吧？您可来了。快救救孩子吧！他可是个好孩子。学习很好。可是现在都这样了。您看看……”说着给我看一个小册子。

那是一本精神病院的病历。我翻开一看“：于新生(化名),男,某学校高三学生。两周前出现幻觉。幻想一个同学会联合其家人运用高科技进入他的大脑，窥探他的思维，并控制他的行为。他觉得他们会杀害他……”最后看到诊断“：精神分裂症”,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通常认为精神分裂症就是心理学上的癌症。一旦诊断为此病，多半预后很不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师,你一定让他吃药!吃药才能快点恢复。你看都快考试了,他就是不吃药,还说自己根本没有病。”说着,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三瓶药。我见其中有一瓶是中药,利眠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神的;另外两瓶是西药,抗精神病的,说明书里头介绍了一连串的副作用,篇幅很长。

“我跟孩子谈谈再说吧。”

“快过来!”爸爸命令道。

这时我才看到“病人”中等个头,穿戴整齐,眼睛炯炯有神，微笑着，似乎有点腼腆。我的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呆滞木然，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还显得比较聪明、精神。

下面是此次咨询的记录片断：

“你说电脑能不能控制人的思维?”

“你担心电脑能控制人的思维?”

“书上不是说电脑能控制手术刀，能做很精密的手术吗？我觉得既然能进入人的身体，当然就能进入人的大脑了,那么肯定能控制人的思维了。”

“嗯。”

“你说到底能不能？你见识比我广，肯定知道。快说啊!”

“你觉得有人要控制你的思维。”

“就是啊,烦死我了。总是听见有个声音对我说该做什么了，我就真的做那件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那么做。所以我就觉得我被控制了。”

“你觉得身不由己。”

“是的。”

“被谁控制着呢?”

“电脑啊！那么多电脑，它们会联网，一块儿控制我。一定要杀死我。我一天不死，它们就一天不甘心。向我的

大脑发命令,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透着诡秘的笑。

“那谁操作电脑呢?”

“很多人。都是些黑客。他们的电脑水平都很高。想让电脑干什么,它们就干什么。你知道它们又没有头脑,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些人为什么要欺负你?”

“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和我有仇。”

“哦?”

“就是。他们都是我一个同学家的工人。我这个同学家里很有钱。他们家有很多电脑,而且雇着很多人。我这个同学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这个同学让他们一起控制你。”

“不光他们,这个同学也参与。他们一起控制我,非要杀了我,他们才高兴呢。”

“这个同学要控制你。”

“对!因为他和我有仇。”

“有仇?”

“嗯。跟你说了吧,他觉得我抢了他的女朋友。”

“哦?”

“就是。他觉得是那么回事,其实我根本没有。是他喜欢我的女朋友,可是我女朋友不喜欢他,他就找我的茬。恨不得我赶快死了。我死了,他就可以得到我的女朋友了。”

“嗯。”

“有一次,他往我桌子上扔书。我说:‘你干什么?’他说:‘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总有一天我要弄死你。’你看,他

说得这么清楚。我当时很生气，就捣了他两拳。他打不过我,最后说:‘你等着。’我知道他是想找他的家里人弄我。他们家势力很大,我可惹不起。我没办法了。”

“你有点害怕。”(情绪映照)

“不是有点,是非常害怕。你想啊,他们家那么有钱,有那么多电脑。要是这些电脑联起网来对付我自己的话，那还了得。所以我就不去学校。不让他看见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可是好像还是不行。他家的电脑能在全世界进行搜索，最后还是会找到我的。我没有病。我爸爸逼着我去精神病院，给我开了一些药。我不愿意吃。吃了之后头就昏沉沉的,他们更容易控制我了。”(他的故事讲得很完美，丝丝入扣。可见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没有思维跳跃。在他的生活世界之内这些完全是真实的。)

“不吃药是因为怕他们更容易控制你。”(这句话一说，我就后悔。因为谈论吃药的问题似乎还太早。这时应该做外化的工作，让他站在读者的角度上来读这个故事。)

“就是啊,我头脑不清晰了,他们不就更容易进入我的思维吗！我每天都很小心，不给他们机会。我的父母不理解，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乱求医。我哪里有病啊!他们才有病!”

“看来‘同学复仇’这件事给你带来不少麻烦。”(我赶紧把他拉回到同学复仇这件事上。此处我用外化的语言——第三人称,创造他和生活故事之间的空间。)

“那是。烦死我了。天天这样。”[这就是他的‘问题故事’即具有控制作用的‘成问题的故事’(dominant story)。]

“有没有偶尔不这样的时候？”[咨询师在探索例外情况

(unique outcome).]

“几乎没有……让我想想…… 好像我睡着的时候,他们就不在了。”

“睡着的时候他们就不在了。”对叙事心理治疗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是新生活的开端。需要小心地呵护、培育。我没有想到进展这么顺利，很高兴。但我尽量不表现出来，以免把他吓回去了。如果迟迟不能找出例外，还可以让他反复讲述问题故事。）

“对……”他好像在思考。

“我生气的时候,他们就不敢动。”

“哦？”我表示很感兴趣。(耐心和兴趣非常重要。)

“就是。可有意思了。我生气了，不要命了，大不了拼了,什么了不起的。我就说‘来吧,老子不怕!有本事来!’他们就不敢动了,远远地看,好像在笑。也不知道笑什么。”

“他们欺软怕硬。”我在诱导他谈他和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

“就是。好像是我硬他们就软，我软他们就硬。真有意思。”他笑了。

“有时候我和妈妈说‘咱不用怕,大不了死了。’她就吓坏了。她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哈……”他好像笑得很开心。

“你觉得可以战胜……”（这里走得太快了。应该注意当事人的接受程度。让他自己说比较好。结果……）

“谁说的？！不过有时候他们不过来罢了。我一不注意就又被他们控制住了。”他表情变得很严肃。)

“他们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我说。(这个时候千万不

要强调他有能力战胜他们,比如说‘只要你注意,他们就不敢过来’,否则连这点力量也会失去。)

“就是啊。我得时刻注意才行。”(当事人反复是很正常的。当问题故事很强的时候可能要反复很多次。)

“得时时刻刻注意。”

“只要我注意了，他们就不敢过来。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怕!”

“真的不怕?”

“当然。我怕什么！大不了一个你死我活。我得主动一点。”

“你想采取主动。”

“嗯。总是逃也不是办法。我已经一个月没去学校了。功课落下了不少。不过我不怕。我学习很好的。你知道吗？我总是考第一名。不是因为我特别努力，因为课程实在是不难。我学得很快。”

“你想回学校面对他。”

“嗯。”

“已经决定了?”

“嗯。”(至此,新故事已经出现。需要为这个新故事准备未来了。)

“难道你不害怕看到他?”

“怕也没有用。”

“你见到他,要和他打招呼吗?”

“不一定。看他的态度了。打了架之后,他家曾经来我家道歉。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会对他笑一笑，就算过去了。”

“这样啊。可是怎么面对同学们呢？他们会问，这两天你去哪儿了？”

“我就跟他们说我病了。”

“请想象一下现在回去会遇到什么人？”

“第一个会遇到门卫。他一般不会问的。然后我就直接去教室。也许他们刚下课，或者正在上课。我就直接去教室，到我的座位上坐下。”

“他去找你打架怎么办？”

“我就跟他说清楚。实在不行就打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了。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别人看到你的改变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都有谁？”

“你想有谁就有谁。”

“我们班主任知道我的事。我想他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他很关心我的学习。我成绩很好的，你知道。然后就是我那个同学。他叫××。他也许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不怕他了。我想告诉他我想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是同学，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做不成朋友也可以做同学。还有我妈，她总是让我吃药。”

“对啊，这个问题你准备怎么解决？”

“吃吧我又不甘心，实在是太难吃了。不吃她又不放心。你给我一个建议吧。”

“你觉得吃药是为了安慰她是吗？”

“是的。”

“那你就吃那个中药。那是安神补脑的。对学习也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